



第一七二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日講春秋解說義  
總

清庫勒納等奉敕撰  
李光地  
地

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  
聖祖御製序  
總說  
御製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其立法旌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于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執梧蔭駁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革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扶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間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義誠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

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奚令儒臣摸

集道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

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

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  
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御製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  
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詞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  
六七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  
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  
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  
探力求久之皆見謂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  
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  
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  
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融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著功  
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召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求至當經筵所  
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以明初五經大全收

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衷一書詩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蓋有待也周易折衷成於

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說彙纂成于六十年已經頒布

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春秋解義  
御製序

二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念

欽定春秋于胡氏之說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義一

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備成

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

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銅版既訖諸臣

請製序文領示海內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說曠

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蓋數

十年於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寃突將由是以開

通裁即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春秋解義  
御製序

三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睹矣

乾隆丁巳仲春月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開載監修總裁分撰校訂校錄校刊監造諸臣銜名

總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禮部侍郎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養禮部侍郎臣李光地

分撰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封灤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副題名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田喜霖

日 講 官 起 居 注 侍 讀 學 士 臣 德 格 勒

日 講 官 起 居 注 侍 讀 學 士 臣 博 濟

日 講 官 起 居 注 侍 讀 學 士 臣 朱 都 納

日 講 官 起 居 注 侍 讀 學 士 臣 思 格 則

日 講 官 起 居 注 侍 讀 學 士 臣 彭 孫 適

監修

總理事務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方苞  
校錄

校訂

總理事務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總理事務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方苞

校錄

翰林院侍讀今任福建學政臣周學健

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余棟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副題名

翰林院編修臣鄧啓元

翰林院檢討臣周龍官

翰林院編修臣王興吾

翰林院編修臣呂熾

翰林院編修臣夏廷芝

翰林院編修臣王檢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元燮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鹿遵祖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吏部驗封司郎中臣陳其凝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刑部陝西司員外郎臣吳大煥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任浙江金衢嚴道按察使副使臣程光鉅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四川順慶府知府臣王泰甡  
校刊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陳浩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嵇璜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大鯨

翰林院編修臣萬承蒼

翰林院檢討今任山東學政臣李先填

翰林院編修臣于枋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學政臣于辰

翰林院編修臣林蒲封

翰林院編修臣楊廷棟

翰林院編修臣徐以烜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卷之四  
附名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卷之四  
附名

四

翰林院編修臣吳士珣

翰林院檢討臣韓彥魯

翰林院編修臣陳大受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道監察御史貴州鹽政臣鄒一桂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曲靖府知府臣王雲銘

監造

巡視長蘆等處鹽政監察御史內務府佐領臣三保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臣雅爾岱

內務府掌儀司郎中兼佐領臣永保

內務府織染局員外郎臣李之綱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臣三格

監造臣西寧

監造臣恩克

翰林院編修臣徐以烜

翰林院編修臣吳士珣

日講春秋解義卷目

經部五 春秋類

第一卷

隱公 元年之二年

第二卷

隱公 三年之四年

第三卷

隱公 五年之七年

第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  
卷四

隱公 八年之十一年

第五卷

桓公 元年之三年

第六卷

桓公 四年之八年

第七卷

桓公 九年之十三年

第八卷

桓公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九卷

莊公元年之六年

第十卷

莊公七年之十一年

第十一卷

莊公十二年之十九年

第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  
卷五

莊公二十年之二十六年

第十三卷

莊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二年

第十四卷

閔公元年之二年

第十五卷

僖公元年之四年

第十六卷

僖公五年之九年

第十七卷

僖公十年之十五年

第十八卷

僖公十六年之二十年

第十九卷

僖公二十一年之二十三年

第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傳疏

卷四

三

僖公二十四年之二十七年

第二十一卷

僖公二十八年

第二十二卷

僖公二十九年之三十三年

第二十三卷

文公元年之四年

第二十四卷

文公五年之九年

第二十五卷

文公十年之十四年

第二十六卷

文公十五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七卷

宣公元年之四年

第二十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傳疏

卷五

一

第二十九卷

宣公十一年之十三年

第三十卷

宣公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三十一卷

成公元年之二年

第三十二卷

成公三年之六年

第三十三卷

成公七年之九年

第三十四卷

成公十年之十四年

第三十五卷

成公十五年之十六年

第三十六卷

成公十七年之十八年

第三十七卷

襄公元年之六年

第三十八卷

襄公七年之九年

第三十九卷

襄公十年之十三年

第四十卷

襄公十四年之十六年

第四十一卷

襄公二十一年之二十三年

第四十二卷

襄公二十四年之二十五年

第四十三卷

襄公二十六年之二十七年

第四十四卷

襄公二十八年之二十九年

第四十五卷

襄公三十年之三十一年

第四十六卷

襄公三十年之三十二年

第四十七卷

昭公元年之二年

第四十八卷

昭公三年之五年

第四十九卷

昭公六年之八年

第五十卷

昭公九年之十二年

第五十一卷

昭公十三年

第五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昭公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五十三卷

昭公十九年之二十一年

第五十四卷

昭公二十二年之二十五年

第五十五卷

昭公二十六年之二十八年

第五十六卷

昭公二十九年之三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定公元年之四年

第五十八卷

定公五年之八年

第五十九卷

定公九年之十二年

第六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定公十三年之十五年

第六十一卷

哀公元年之五年

第六十二卷

哀公六年之十年

第六十三卷

哀公十一年之十四年

第六十四卷

哀公

十五年之二十七年

臣等謹按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

於兩宋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孫

春秋講義三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

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

卷四

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政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

惟崇政通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

慎其賞罰實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

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唐子曰有

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

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

十六篇其義益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

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跡而不

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

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

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

十

具在斯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教官臣陸費墀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細說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人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氏仲舒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大為說以明之

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讖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死罪之名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劉氏向曰春秋無通義

司馬氏遷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

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  
總說

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

見也

班彪引古語殺史見極平易正直

韓氏愈曰春秋謹嚴

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春秋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與義時指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又曰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說

胡氏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通論

公羊氏高曰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董氏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說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缺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

畧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窩倍此則久遠遺落不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

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言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

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

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與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瘅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

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

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惡書之隨其邪正而加

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

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

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

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

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

竝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說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說

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惡書  
以志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  
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  
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  
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  
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  
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  
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馬足

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

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  
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說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  
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  
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  
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事  
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  
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